

過多的指定閱讀或是過多無趣的指定閱讀

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

在史蒂文斯理工學院擔任人文及社會科學助理教授的泰瑞莎·麥克菲爾（Theresa MacPhail），針對她在指定閱讀上的教學經驗對高等教育紀事報投稿。以下文章以麥克菲爾的第一人稱敘述。

我的課堂上都是聰明、勤奮的理工科學生，但是他們同時也因為主要科目的超重負荷，在盡力完成理工科目、課外活動及實習機會的要求的同時，稍微怠慢了通識課程。這通常體現在他們極少完成指定閱讀上。

過去五年在大學部的課程中，我注意到越來越少的學生閱讀我指定的文章。即使面對著閱讀心得占學期分數比重增高的威脅，仍舊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學生在課堂前一字未讀。

我在這學期要求學生坦承說明未完成指定閱讀的原因，以利我想出更好地傳達課程內容的方法。無論是初級或是進階課程的學生、大一新生或是應屆畢業生，回應都是類似的。

部分學生表示儘管沒有完成指定閱讀，他們的成績依舊維持在優良的標準以上。有些學生表示在閱讀過較短的文章之後，他們會在網路上搜尋其他人對長篇文章的讀後感或筆記。

我從這些回應在設計課程上學到了寶貴的一課，那就是不要指定太多的閱讀，而且不要假設你知道何種份量的閱讀對學生而言是過多了。

當談到閱讀的時候，少即是多。特別是在大學生研讀教授指定的學術文章時。從我的課堂經驗上，我得到的結論是只要超過五頁的學術期刊對學生而言就是過多了。

現在的大學生都知道如何排定事情的優先順序。他們只有在有時間、並且內容容易消化的時候才會閱讀。在訊息數位化的時代，學生甚至只是粗略地瀏覽文章，而非精讀。

背後的原因很明顯，學生的時間要分配給學業、家庭、工作、跟社交生活。在時間不夠用的情況下，又很容易在閱讀的當下分心。被

社交、娛樂軟體奪去專注力，而閱讀量減少的情況在學者當中也很普遍。

但是學生藉由簡略地閱讀過文章，或是在網路上搜尋到其他人整理好的重點之後，就能在課堂上假裝自己已經完成指定閱讀並進行討論。

社會學家及教學法專家琳達·尼爾森（Linda B. Nilson）在 1998 年出版的暢銷書中指出，在 1981 年約有 80% 的學生完成指定閱讀，在 1997 年比例降到了 20%。我們可以想像在當今智慧手機以及網路盛行的年代，此一比例會有如何的變化。

尼爾森在評論學生利用共同筆記、或是在網路上搜尋其他人的讀後心得時，提到學生之所以不精讀的原因：「一是學生不想閱讀，不論是缺乏時間或是閱讀技巧不足；二是學生不覺得他們有需要閱讀這些文章；三是即使他們沒有完成指定閱讀，也不會有任何嚴重的後果。」學生利用上述簡略閱讀的方法一樣，可以完成讀後感、或是通過課堂抽考。

學生未完成指定閱讀的最大原因可能是缺乏興趣。冗長、枯燥的學術文章很難引起他們的閱讀興趣，這也是學生主要的抱怨。尼爾森的書中也指出，研究顯示如果學生對教材內容感興趣的話，學習效果會提升。

但是學生也表示，就算感興趣的文章，也要有時間可以在期限前完成精讀。事實就是學生只會閱讀簡短或是條列式的文章。

尼爾森對此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。其一是要求學生完成讀後心得當做回家作業；其二是進行隨堂小考。但是學生早已有了其他的應對方法。作為教授，什麼是我們該做的呢？

正統主義者可能不認同為了新世代的學生而改變課程大綱的作法，但是不做更新卻讓我們在通往數位時代的路上偏離了現實。

最終，我決定在這一學期僅指定幾篇重要的學術論文。我用這些文章作為課堂的根本，並將閱讀的範圍擴大到記錄片、網路節目、之前被普遍認為學術價值不高的報紙文章。

我的學生藉由這些他們熟悉的介面獲得訊息。替代了更多的閱讀，他們做了更多的資訊搜尋以及寫作。到目前為止，他們對於艱深的社會科學概念的理解程度並未降低。

你可以說我的論點並不嚴謹，但是重新考量指定閱讀清單後，使我的課堂重燃活力，學生的寫作內容也更精彩了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Theresa MacPhail/Amber Lin

資料來源：2019 年 1 月 27 日，Chronicle of Education

Are You Assigning Too Much Reading? Or Just Too Much Boring Reading? Retrieved from

https://www.chronicle.com/article/Are-You-Assigning-Too-Much/245531?cid=wcontentgrid_hp_2

